

日本文化史

第二版

RUBEN
WENJUNASHI

叶渭渠 著

世界尚幼稚，
如浮脂然，
如水母然，
漂浮不定之时，
有物如苇芽萌长，
便化为神……

——《古事记》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本文化史

第二版

RJIBEN
WENHUA SHI

叶渭渠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文化史/叶渭渠著.—2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8

ISBN 7-5633-3897-7

I.日… II.叶… III.文化史—日本
IV.K31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170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北京世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乔庄村 邮政编码:101100)

开本:960mm×690mm 1/16

印张:19 字数:175 千字

2005 年 8 月第 2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6 000 定价:3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绳文、弥生、古坟时代文化的曙光

- 一 日本列岛和祖先的诞生 3
- 二 从狩猎渔猎到农耕生活 6
- 三 日本语言文字的形成 17
- 四 咒术与言灵信仰的产生 23
- 五 原初美意识的萌动 26

第二章 飞鸟、白凤文化的形成

- 一 古代部族国家的成立 35
- 二 上古神话、歌谣的流传 40
- 三 汉籍和汉字的传入 45
- 四 佛教及佛教艺术的传播 49
- 五 上古文化中的性崇拜 54

第三章 奈良天平文化的开花

- 一 律令政治与天平文化 59
- 二 遣唐使与唐文化的交流 67
- 三 从汉诗到和歌的展开 71
- 四 舞乐艺能的源头 78
- 五 建筑艺术的承传与创造 81

第四章 平安文化的全盛

- 一 摄关政治与和风文化的完成 91
- 二 神道与佛教的融合 93
- 三 和汉文学的交替变迁 100
- 四 《白氏文集》的流行 105
- 五 物语文学的诞生与繁荣 108
- 六 佛教艺术与大和绘的发达 114
- 七 古代审美主体的完成 125

第五章 镰仓武士文化的初兴

- 一 幕府体制与武家文化的确立 133
- 二 禅宗及其世俗化 138
- 三 战记物语与说话集的兴起 148
- 四 艺能的发达 153
- 五 绘卷艺术的流行和多样化 157

第六章 室町文化与禅

- 一 建武新政与政治文化理念 167
- 二 从庶民教育到宋学的兴隆 171
- 三 禅与近古审美的主体精神 175
- 四 能乐与狂言的登场 179
- 五 五山文学的兴盛 190
- 六 水墨画与庭园艺术的禅化 194

第七章 安土桃山文化的变革

- 一 时代与文化的特质 201

二 屏风画、隔扇壁画的黄金艺术	208
三 空寂的茶禅一味	212
四 闲寂的俳句与禅	217
五 西方文化的最初传入及其影响	224
 第八章 江户时代文化的转型	
一 宋学的日本化	233
二 国学的兴起	238
三 两种建筑艺术模式的对立	243
四 版画日本化和浮世绘的诞生	249
五 国剧歌舞伎的诞生	254
六 洋学与西方文化的传播	260
 第九章 现代文明开化的路程	
一 现代科学与教育的振兴	265
二 近代自我的确立与受制	267
三 对西方现代艺术精神的摄取	269
四 对西方文化的认同与拒斥	274
五 日本文化的抉择	279
 结束语	285
参考书目	292
后记	294



第一章 绳文、弥生、古坟时代文化的曙光

(约公元前七八千年—公元6世纪中叶)



一 日本列岛和祖先的诞生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同自然、风土、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环境,会培育出不同的文化、宗教、艺术和学术的诸种性格特征,因此,考察日本文化历史的发展,必须了解日本国土、民族的诞生。但在社会环境尚未确立其政治、经济秩序之前,日本原初文化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生活于其间的自然与风土,包括它的地理环境、季节时令和其他自然条件,而且这些条件基本上固定不变,即使发生变化,也是在亿万年间缓慢地进行。

日本位于亚洲最东部,太平洋西北角,是所谓的“日出之国”。其最古的地层于古生代中期(4.3亿年至3.5亿年前)已经形成。它曾与亚洲大陆相连,经过长期激烈的地壳运动,进入旧石器时代洪积期(约1万至2万年以前)后,随着海平面上升,东海陆地下沉,它逐渐与大陆分离,形成本州、四国、九州三岛,只有北海道依然与萨哈林(库页岛)和沿海州相连。进入冲积期(即后冰期)后,由于发生海进(海面上升,地盘下沉),形成津轻海峡、宗谷海峡,北海道才与萨哈林分离。经历了漫长的年代,逐渐形成如今的由本州、四国、九州、北海道四大岛和无数小岛所组成的弧状的列岛形态。

如今日本列岛土地面积为37.78万平方公里,70%是山地,30%是平原,四周环绕着浩瀚无际的大海。在日本列岛上,山岭绵延不绝,但山脉都很年轻,全国第一峰富士山海拔只有3776米,日本人将它视作“圣岳”、“灵峰”,是日本民族的象征。冲积平原散落沿海地带,面积都很狭窄,稍宽阔些的关东平原,其宽也只不过200公里左右。列岛上河流纵横交错,但河床都很短浅。日本地形狭长,南北走向,南端和北端虽然存在着亚热带和寒温带气候风土上的差异,但主要的大和地方位于中央部则处在温带。尽管也有突发性的台风和大地震,但

(对页) 古坟壁画 女子像
高松家西壁北侧

从整体来说，日本列岛气候温和，四季变化缓慢而有规律，基本上没有受到经常性的自然灾害的严重侵袭。同时，雨量充沛，气候湿润，全国1/3的土地覆盖着茂密的森林，展开一派悠悠的绿韵，在清爽的空气中带着几分湿润与甘美，并且经常闭锁在雾霭中，容易造成朦胧而变幻莫测的景象。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特殊的气候风土，最适宜原始时代的人类维持自然发生的生活，并直接孕育了大和民族和日本文化。

远古以前，日本大和民族就在远东一隅这样的列岛上繁衍生息。关于它的历史，有着许多古老的神话和历史传说，这些神话和传说大多是与日本的国土、皇族和民族的由来联系起来的。日本第一部由皇室编纂的国史，即8世纪初成书的日本最早的历史文学作品《古事记》记述说：神代之初，天地始分，生成高天原的诸神。首先是天之御中主神，代表宇宙的根本；其次是高御产巢日神和神产巢日神，代表宇宙的生成力。这三位天神都是造化神。然后天神敕令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男女二神从高天原下降世间（这被称为“天孙降临”），他们不仅生产了日本诸岛、山川草木等众多的神，还生下了支配这些岛屿和天地万物的天照大神——太阳女神。这就是历史传说中日本大和民族以太阳神为始祖，是太阳民族的由来。所以古代日本人认为日本是神国，日本民族是天孙的后代，崇拜太阳神的御子孙，即作为先祖的皇帝——天皇。

神话毕竟是神话，历史传说终究是历史传说。事实上，日本的国土，与其他的国土一样，无疑是按照自然界的规律形成的。日本民族，也是根据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经过历史上无记载的长期的各种血统混合的过程而诞生的。但是日本列岛上何时存在原住民，还没有明确的历史记载。在东亚中国和南亚印度的洪积期地层中已发现了丰富的哺乳类动物化石和冰河堆积物，还有人类的遗迹，比如在东南亚、东亚分别有爪哇猿人和北京人的化石出土。但日本大部分地区是海成层，

陆成层并不发达,是非常贫瘠的地域,列岛上是否有原始人类存在,一直是个悬案。后来,日本考古学家在明石市西八木海岸发达的早期地层中出土了“明石人”的髌骨化石,在浜北地方(今爱知县滨北市)和三日地方(今静冈县三日町)的洪积期的堆积层里发现了人类化石遗骨,又在洪积层发掘出若干旧石器,包括石片、尖状器等,此外,德国考古学家鲁曼(1850—1927)还在日本发现了已经绝种的“鲁曼象”化石,如此等等,说明这一时期的列岛已有高等生物,也可能有原始人类存在。不过,由于日本大部分地区是海成层,所发现的哺乳类动物化石和冰河堆积物不如陆成层的中国、印度丰富和发达。在这个时期的地层中,除了石器以外并未发现其他东西,史称无土器文化时代。但从石器的发现中,我们可以推测这个时代的人类已经开始进行渔猎、狩猎等活动,并有了咒术行为。

在日本发现人类化石,引发出这些人是从哪里流入这个列岛的问题,这就牵涉到日本人的起源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有各种推想。一般认为,日本地处远东的最东端,四面环海,在远古交通不发达的条件下,从外边流入北方的蒙古种人、通古斯人(满族祖先,头两批流入的通古斯人居住在出云一带,被称为出云族),以及南方的马来种人甚少可能再向外回流,因此就全部在这里定居下来,又与后来者——日本人称之为“归化人”——融合,生活在这岛国封闭的坩埚里。《崇神纪》十一年条记有:“是岁,异族多归化。”同样,十二年三月的诏书也记载:“异俗重来,海外已归化。”据日本学者分析,当时的“归化人”,主要是指从朝鲜和中国赴日的韩人和汉人,前者主要从事劳役,后者主要传授技能,他们对于促进当时日本文化的成长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

在蒙古人种系统中,保留绳文特质最多的是阿伊努人,他们一度占据着整个或大部分的日本列岛,成为主要的原住民。从人种特征来说,现在日本人的外形特征与中国南方人和东南亚人相似。可以推想,

远古时期中国东部海域有大陆架桥，这成为了中国南方和东南亚人流入日本的一条重要途径。总之，各个人种在渐次混同的过程中，又同化了阿伊努人，他们融合彼此的原始信仰，调整了族群的对立，最后，在列岛内部比较平和地统一成为大和民族。也就是说，日本人的祖先不是单一人种，而是经过长期复杂的多人种混血过程而形成的，是一个混合的民族。

二 从狩猎渔猎到农耕生活

洪积期的遗物，至今只发现石器，故这一时期又称“无土器文化时代”。日本原始文化和经济的生成与发展，经历了“绳文文化”（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七八千年至公元前4世纪）、“弥生文化”（铜器时代，约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4世纪）和“古坟文化”（约公元4世纪至公元7世纪）三个时代。

人们在冲积期地层中先后发现了绳文土器，宣告日本历史从“无土器时代”进入“绳文土器时代”。绳文时代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一）列岛全域已能制作和使用各种土器。土器以日常生活用具居多，大多用无釉泥土烧成，形状各异，有尖底土器、圆筒土器、香炉形土器、瓮形土器、壶形土器等，显现出一种造型力量。这些土器大多装饰有草绳样花纹，因此被称作绳文土器，其代表作品是火焰土器，展示了原始人类在自然环境中求生存的力量。（二）土器制造技术发达。绳文人擅长于黏土技术，制作出各种土偶，且从抽象发展到具象，以女性土偶居多，占80%—90%，千姿百态，有名者如穿衣



线刻小石偶 绳文时代早期

女偶、坐式女偶，男偶则以披甲武装者最有名。除人俑外，还有房屋和猪、熊等动物土器，从实用性发展到装饰性，曲线纹样也复杂化。（三）这一时期的器具逐渐从打制石器发展到半磨制石器、磨制石器、尖体土器，还有骨角器等，说明这一时期的人类已初步拥有原始的生活手段和手工艺技能，开始从漂泊流动的狩猎生活方式，发展到利用天然洞穴和岩石隐蔽处集聚群居的生活方式。

从奈良县三轮町大神神社一带发现的最古的著名祭祀遗迹来看，在三轮山的南麓、西麓，巨石组合成盘座，上面置有滑石制和土制的祭器等物，这是将三轮山山体作为神体来祭祀。这种遗迹相当多，规模有大有小，在富士山、浅间山、茨城山等山麓都有类似的祭祀遗迹。此外还有在海边和岛上祭祀海神和岛神的遗迹，有代表性的遗迹是玄界滩的孤岛、宗像神社的冲津宫等。可以说，以自然灵和精灵为对象的祭祀早在绳文时期就成为一种仪式，这时候的人们开始萌生崇拜自然、相信万物有灵的原始信仰。同时，我们可以从拔牙埋葬的风习，从突出表现女性生殖器官的女土偶和象征男性生殖器官的石棒中感受到一种神秘的创造力；而从陪葬物（人神同形的小土偶，含有咒术的意味）中，则可见绳文人开始对死灵有了朦胧的认识。

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4世纪，从大陆传入铁器和农耕技术，宣告了绳文狩猎渔猎文化的结束，日本历史迎来了以金属器为特征的新文化时代——弥生文化时代。弥生时代文化与绳文时代文化有明显的差异：



（上）火焰纹平底深钵 绳文时代

（下）岩偶 绳文时代





绳文石器以打制石器为主，弥生时代则以磨制石器为主，技术有了发展，品种也更加丰富。弥生土器与绳文土器则无明显不同，仍以生活用具为主，实用性和简素性兼具，但从北九州普及近畿地方以后，形状趋于多样化，更富地方色彩。

(左) 竖穴住居 (复原)
东京 绳文时代
(右) 高床米仓 (复原)
静岡 绳文时代

绳文人制作土偶，长期酝酿而形成土器文化。弥生时代出现埴轮(新型的陶制土偶)，由于出土物第一次是在东京弥生町鉴定的，故称弥生土器。生产工具的改良和人的群居生活质量的提高，给日本上古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以及生活方式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人们在大和平原中央的唐古地方发现了大小数百个竖穴群，从这种竖穴居住遗迹中发掘出许多形状多变、趋于简朴的弥生土陶器、石器和木制的锹、锄、犁、杵等农具，还有稻谷。这个时期，随着水稻耕作的推广，铁制农具的普及，农业生产力提高了，人们对神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弥生人的信仰由以山、巨木和巨岩等自然物为对象的自然灵和精灵信仰，发展到对与农业有关的稻田神的信仰。当时的祭祀以农事为中心，在春季播种和秋季收割时都举行祭祀，许多的氏神祭都是在这两季举行的。村民们共同斋戒，庆祝丰收，祈求安宁，具有农业共同体的祭事性格，后来发展出春季农耕开始时祈祷农业丰收的“祈年祭”和秋季感谢神灵赐予丰收的“新尝祭”，一直沿袭至今。

尽管如此，祭的内容也千差万别，包括人的生、死、生殖、成年、住、行、葬仪，还有镇火等。比如弥生时代的火焰纹陶器，以火焰纹

(对页) 土偶 丰满的女像
绳文时代

饰表现了原始人在自然环境中求生存的力量。陪葬的土偶以女偶为主，意在崇尚女性的生殖能力。同时，根据某些出土的土偶的姿势来判断，它们像是咒术施行者正在念咒，由此可以想像这个时期已有向神念咒的场面，即原初祭祀仪式的萌芽。这反映了当时原始人对死灵与生灵的认识有了提高，对神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从自然灵和精灵信仰转向死灵信仰，出现祈求氏族共同体平安的咒术行为，并逐步走向祭祀的阶段。

进入祭祀阶段后，产生了以崇拜死灵为主体的原始宗教观念，这样就需要统一的祭祀仪式，于是在村落氏族中便出现统合祭祀的祭司，并确立了祭司作为长老的地位。于是，人们的宗教行为从咒术阶段的个人行为，转化为祭祀阶段的氏族共同体行为，这成为日本原始神道的起点。

铜铎 水鸟鹿纹 弥生时代



2 世纪弥生时代后期，从大陆传来农耕技术，经九州而普及全国，铁器开始被使用，葬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在北九州发掘的弥生后期瓮棺墓的陪葬物中已有了作为死灵的镇物的铜铎、铜剑和铜矛等青铜器，还有作为死灵的祭具的土偶、土壶、土钵、土坛、土高杯等，而且在铜铎和土器上已有人物、家宅、鹿、舟的雕刻图案或浮雕线条，具有装饰性的效果。这些以铜铎为代表的弥生文化，表现了弥生人的想像力和造型能力，初露原始艺术的端倪。有关葬制和祭事，据 3 世纪的中国史书《魏志·倭人传》记载：倭国的葬礼是，“其死有棺无槨，封土作冢。始死，停丧十余日。当时不食肉，丧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饮酒。已葬，举家诣水澡浴，以如练沐”。

日本自己的史书《日本书纪》在《神代记》中也叙述当时的葬礼是“八日八夜，悲歌漫舞”，又“一书曰：伊邪那美生火神时，被灼而神退去矣。故，葬于纪伊国熊野之有马村焉。土俗祭此神之魂者，花时亦以花祭。又，用鼓吹幡旗，歌舞而祭”。

2世纪的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之墓则这样记载：“大作坟冢，径百余步，殉葬者奴婢百余人”，显示出死者的强大权力。这里所称的“王”，实际上是巫师，是通过巫术占卜选出，以最高祭司的身份掌握着祭祀大权。这种葬制是将祭司的死灵视作“祖灵”的开端。

祖灵祭祀形成后，祭祀仪式都是在作为“王”的祭司主持下进行的。“王”拥有专有的祭神的权力，他确立宗教的、社会的秩序，成为直接的政治统治者。大和近畿地方以土葬为主，当地的1700多座古坟，坟式和规模不一，其中高冢式古坟占110座，封土，外形巨大，多为统治者之墓。这种前方后圆的高冢式古坟在畿内也有200来座，在大和平原形成若干古坟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出现了贫富分化的现象。由于宗教权威与政治权力逐渐合一，这一时期出现了宗教政治权力统治者“王”的雏形。换句话说，这种3世纪中叶开始存在的高冢式古坟，标志着日本从上古时代进入4世纪至7世纪的古坟时代。

4世纪后半叶至5世纪前半叶，近畿等地出现了最早的装饰古坟，分横穴式石室和竖穴式石室，外形缩小，但石室的壁面刻有直弧纹、同心圆纹等几何线条纹样。这些纹样除了装饰作用外，还含有宗教意义：比如直弧纹象征划定棺内灵所的禁域，具有封禁的咒力；同心圆纹象征镜，具有祛邪镇魔的灵力。总之，它们是富有咒术意义的。此外，石室壁面还有

滑石制人形模造品
古坟时代

